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交方東

No.

16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興地門

京都

京東東路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制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確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既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臣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強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汨沒其間擅王張僭帝竇與藩臣不軌唐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

又莫不喘息金中幸亂苟安僅為歲月岷強之計王師壓境遽即丹夷
所謂昔日形勢果何在也以至漢晉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蝟南北五
季之際中原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蔑爾無
聞又何其荒涼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今古不殊而前後
強弱相戾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戶口登耗與夫城邑修廢郡縣增損
釐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
垂九百年斯民久獲休息而為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公
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克成厥終三后奮功全底于治斯
民浸以蕃息鑿斯池穿斯城深耕易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
矣當時齊地不下七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
則他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社成惟揮汗成雨蓋言其蕃庻之甚也
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戶不下二百萬夫齊當
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為未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猶
強伯不為過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

割平中土而齊寔為殿故地已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
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黃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
舉為群盜擊戰數載殺傷固重而歸降曹公者猶可三十餘萬人籍其
勇銳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
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
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是
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戶
登耗如何苟人物蕃庶則肉莽惟膏腹腹發惟金湯丘墟惟薨棟荒圯
惟桑麻狼號鬼哭之地惟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強矣乃
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為雖雍州之上腴蜀土之失險東國之纖巧河朔
之強捍將安施設哉斯土之濱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
有足托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氣也精氣去矣軀幹猶存
其何用哉彼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氣而爭其軀幹豈可謂
知務也哉

京西北路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民生稟中和性理安舒樂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安衝而其民不攻戰聞大抵易為戡定王師甫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為亂故邪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為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東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縱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其酣亂錮禍乃與羗夷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川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昔日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為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況不為豫州者乎為人上而以風俗為任者其可不戒哉

京西南北路

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方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待魏以區區陬邦比紫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析繼世相承為二百年之戰國及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強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如何耳

河北東西路

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蓋常人之情駭於驟見而徂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駭然而奮雖匹夫匹婦莫不有忠義憤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初以從亂也難及其久也天下之人習亂為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為之氣沮則

奸雄之徒初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人蕩而忘反者舊既沒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之事以為當然則操戈為仇者唯知各為其主矣於是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為昭然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震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慙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力而爭之則難以成功故耳勿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叛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亂離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如何矣故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兩廣

廣南東西路

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變唐繼繼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考其故亂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輟越領不啻斥逐必罪戾尋庸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貌按察稀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古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致搔擾江淮震輟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群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駁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叛羗蜀人諺曰勇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

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獨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叛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堵審觀張喬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關庭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宣閭閻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究抑易訴諸監司而不獲則裹糧走闕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絕域程驛遞焉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冤民無由申訴冤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陰反以內地為重以遠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勿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招飲于民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苟一惠徇民朕以遠赦夫瀘州去

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太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措方有於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也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東南

東南土壤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墉墉民間苦之當時謡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本朝之鄂州是鄂土之墉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墉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剝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上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墉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

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二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車舟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漸以蕃息至于隋唐宋朝太為豐美人力既備皆為沃壤方之往古全不相侔固非特鄂土為然也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土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為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帝王所居朝覲會同九有輻湊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技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彌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雖豚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

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茂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于宋朝以增至五百餘萬戶州縣墟鎮整焉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益不虛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昔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力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繞越淮漢以南頗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交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周公分天下

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幽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漢武分天下

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四益荆揚元

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而淮漢以北當十有餘萬戶淮漢以南

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

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

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隅兩淮

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荆南湖南

建路蜀川四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益加之利源匱竭食貨

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踈商筭亦罕其抑以給國家之用者

不過農桑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罄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

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

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

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于北海嶽之藏勃焉洶湧

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執順盜賊浸思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

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于宋朝之興罰罪弔民

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

豐恭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

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

至于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

所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

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

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

此而大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

天下為其三路而淮漢以北正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

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十即東晉南朝總天下餘十有六百五十萬而淮

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每百二十萬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西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西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西

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餘一百八十一萬
江南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荆湖兩路餘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
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一十五萬廣南兩路餘八十一萬
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
舉天下之美盡萃于南夏其古今相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
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嘗譬之人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
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
之年方長至于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
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
曰古今推遷輕重得失不可不審也

四夷

禦戎之策前史論之詳矣然皆知有人事而未知有天時也蓋中國治
亂舉在人事而夷狄盛衰乃在天時中國之治斯民也有禮樂教化以
導之有典刑號令以紀之有士農工商以任之有城邑井里以保之是

皆修諸人事而已雖有水旱札瘥亦在天政里所以拯救何如非天特
之所能治亂也夷狄則不然恃甲馬以為強資人蓄以為富雨露膏沐
雪霜以時則水草甘美人蓄蓄滋往往飛騎控弦雄霸一方而抗衡上
國矣是皆在天時所以養育之也若乃雪霜不時旱役交興人蓄死亡
而骨肉怨叛則在天天心所以譴罰如何而非人力所能致矣如漢武
之遠討非不酷也而匈奴輒投魏武之大搜非不快也而蠕蠕常寇邊
唐宗之親征非不銳也而高麗終不克三帝之時人事可謂修矣而夷
狄莫之畏則以天未悔禍而夷狄方睦故也至如宣光之朝匈奴隋唐
之平突厥武宗之臣回紇元魏之定蠕蠕高宗縣高麗之國宣宗來吐
蕃之臣豈有勞於人事哉特以天命既回夷狄自衰故爾夫以漢宣之
德則不及太宗漢宣之威則不及武帝而匈奴於文武則內侮於宣帝
則入朝以魏明之德則不及孝文魏明之威則不及太武而蠕蠕於文
武則內侮於明帝則入朝是果何謂哉統高麗之強望突厥遠甚高宗
之威望太宗又遠甚而太宗能平突厥及不能平高麗而高宗乃能平

之良由天運去來自然致此有非人力所能為也議者或謂宣帝能朝
匈奴則以武帝殘之明帝能臣蠕蠕則以武困之高宗能平高麗則
以太宗摧之蓋火然於已吹之後而燭頽於既雨之餘謂先世誅窮必
為後世之利審如是說則昭帝之時胡不能朝匈奴宣武之時胡不能
臣蠕蠕漢安之時西羌作亂并涼武后之時突厥何擾燕趙是皆奮自
亂亡之餘而猶能若此為梗也又況東漢匈奴之破李唐突厥之亡與
夫回紇之衰吐蕃之亂皆因天災流行怨仇內作之所致未始賴先世
窮誅之力則夷狄盛衰端有在於天時矣然而夷狄盛衰雖在天時而
邊境安危實在人事苟中國人事之脩則夷狄雖盛無能為也苟中國
人事之廢則夷狄雖衰亦能為害也如漢初之匈奴魏初之蠕蠕唐初
之突厥宋朝之契丹非不赫然強且盛也何害中國升平之治哉如新
室之北狄後漢之西羌東晉之東夷李唐之南蠻非不叢爾衰自微也
而中國重受其荼毒則以人事修廢不同故耳是故中國治則足以禦
夷狄之盛中國不治則不足以乘夷狄之衰又其甚則反為所乘而中

國不勝其禍矣如西漢之於匈奴隋唐之於突厥可謂足以禦其盛也
也如安帝之於西羌靈帝之於鮮卑可謂不足以乘其衰者也如周
王之大戎晉熙帝之契丹可謂反為所乘而不勝其禍者也歷觀自古
中國能敗夷狄者必因夷狄自敗也夷狄能亂中國者必因中國之自
亂也夷狄自敗雖繫之天而中國自亂則不得不歸之人故善馭夷狄
者宜任彼之天而時脩我之人事幸而遇其衰則安中國以乘之不幸
而遇其強則安中國以禦之故夷狄無常勢而中國有常利此禦戎萬
全之策也而秦漢以還議者紛紛或誇征伐之功或守和親之便或言
守禦之利更相矛盾有得失卒未有一定之論是皆可與言人而未
可與言天者也必上應天心下符民事則守禦之策其為庶乎若征伐
和親之計乃因時施宜矣方夷狄鼎盛而中國未遑則和之可也及夷
狄既亂而中國力強則征之可也和親之計則宜先時而謀征伐之計
則宜後時而動先時而謀所以相天時後時而動所以盡人事若漢祖
之和匈奴唐宗之伐突厥可謂順天應人而知時適變者矣漢祖唐宗

易地則皆然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地名

古今地名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寔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溷殺尤為難辨者也
蓋其山川所屆特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
或公其地而易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亦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
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
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齊及河
東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氏曰兗州及河
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終在并州屬國以來子
史中所補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
東路而言之即古并謂之域也

之河而黃河源自崑崙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于宋銀夏之郊指
地在河之西而東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故宋與西國之界
地即指鄆坊丹延之間而京兆之界亦在河之西漢以來所
指河之域也言古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
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黃河曲折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
畿西之路在河之南新中土之河南也而銀夏諸州亦在河南之
境之河南在河之北東路在河之北而銀夏諸州亦在河南之
間有秦長城外此亦在河北而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自是
南之秦一彼一此不奪句奴南牧之地也河北自是河南之北不常
狄突齊之秦一彼一此不奪句奴南牧之地也河北自是河南之北不常
狄而秦與前史至不相降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加之百王疆理代有
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
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唯指一郡而言而宋西京鄆縣兼鄭孟二州
之境而巳延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而宋西京鄆縣兼鄭孟二州
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西兩京及京畿四路之故周之
河內具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乃古冀州即宋懷慶二州是已
東具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
之淮南宋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
路之也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而宋西京鄆縣兼鄭孟二州
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西兩京及京畿四路之故周之
河內具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乃古冀州即宋懷慶二州是已
東具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
之淮南宋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

東路之也三代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
以前屬河東也間名淮西如漢封劉交為楚王淮西則宋京西路之
西路之也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京西路之
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特折而北流故江北之
路之也也晉記稱石勒陷江以西而東特折而北流故江北之
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今江西南路之江南一地也
有稱江左有稱江右全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指之
稱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之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
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東之稱者皆指華山而言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
罪言則所稱山東之稱者皆指華山而言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
地專指河北而言也陝西亦一地也震真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
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
而前史又從而稱顯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
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
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之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夏甲君相即今之
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
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鄭州

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舉蓋
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證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
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州在今湖北漢陽府界去郢州縣
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州在今河南滑縣界去郢州縣
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州在今安徽舒縣界去郢州縣
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州在今湖北黃岡縣界去郢州縣
非也古徐州在今山東徐州府界去郢州縣
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在今山東德州府界去郢州縣
也京西縣在今北京西便門外三里許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魏
州也魏東魏在今山東魏縣界去郢州縣
楚州也楚東魏在今山東魏縣界去郢州縣
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於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
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中鐘離
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

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魏公酒泉之邑定王河
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諸侯會于澶
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古之東陽在淮
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是地也漢嘗以彰郡東陽郡行封
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為甚易觀者於此幾何
而不悞哉臣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尤為難辨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續集

書卷五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君道門

堯舜

傳

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舜大舜不傳于子而傳于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心也如是

進賢退不肖

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俊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授受出於天

人皆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孟子曰不然天與之也人皆曰堯以道授舜舜以道授禹董氏曰不然天之道也堯子未嘗以遜揖為高

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行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的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指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効之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謂堯舜以揖遜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呂相不得已而發道之秘

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可

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固悲夫舜之時不逮乎堯也自舜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上同

敬天

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草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銖錄錄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璣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曆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

廢義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璣玉之璣衡舜之
所以為舜也

急先務

古今言天下之治者必曰堯舜及觀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則不能無
疑焉博施濟衆治之大者而夫子以為猶病知人安民係於治體亦不
小耳而禹則曰惟帝其難之夫舍是數者則堯舜殆將獨有祥草芥
天下而後可堯舜固不能憇然於此然則禹與天子果何見而云蓋嘗
思而得其說博施濟衆知人安民堯舜非不為而實未嘗一一而為之
一一而為之則堯舜誠以為難且病於緩急先後而審處之則凡足數
者蓋有不為之為者矣難與病豈所患哉

樂言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四岳不以是而傲堯堯乃以是而咨四岳冠盜奸
兇蠻夷猾夏皐陶不以是而戒舜舜乃以是而命皐陶古人樂言如此

與人同

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強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
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孝悌孝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
孝悌所以為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人者皆勛華之徒也漢
武之欲參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輩堯舜思以此而齊
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輩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
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律

堯舜非度

跡聚五帝聽規三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
列之為紀釋云堯舜謚也翼義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愚嘗攷世系
之端辨贊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夫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群玉晉音酣酒荒禽胃色者有之歸非復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
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
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當群臣舉善之初登降試難之事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及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餘元不言而信

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告誨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也無他乎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

善處大事

賜武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不恟一人之好惡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

脩己用人兩難

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

此堯之難也

司馬

四凶之用舍皆是

四凶雖惡在堯之時實參衆議何舜之初遽加譴責也蓋感移之機切於反已之嚴而激厲之意出於望人之厚往之不去也知此理乃人心同然也感而移之安知其果怙終乎今也之不能不罪懼其心無復此理之當然也激而厲之或者還其天理之一助乎

外天下

堯舜之於天下得之不謝去之不留倘然受之人不以為無故之獲酒然釋之人不以為好異之過

不輕絕人

堯之滅鯀也必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戒庶頑也必在於侯明提記之餘聖人之心不忍棄人於為惡也必涵容之寬假之教誨之徐之以須其變不得已而後棄之

不通之情

昔者堯舜之世一俞一吁一都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諫於鼓謗於
木而君民之間無遺情謏誦詩諫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而幽隱微
賤悉無所不用其情大抵誠意浹洽而勢不扞隔法理闊疎而人不
欺昭宗

堯

常變兩盡

堯與大意思先言堯盡天下之常有時答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
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休祥而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
又盡變而堯之責塞矣紹東

脩身治國平天下

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真德

刑賞忠厚

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
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
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烏乎
盡之矣蘇軾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

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
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
舉而委之舜俾得以行其實罰焉蓋使舜而不有是功則堯亦無以明
舜於天下

四凶非盡小人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比狄放驩兜於崇
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
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

父經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

先覺覺後覺

堯典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也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

真德

傳賢以為丹朱計

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觀堯舜之帝米榘不割茅茨不剪飲土溜啜土飴其所以儉其身而憂其民者豈不肖之君所願為哉若曰竭四海之養奉一人之欲忽其寄托之重忘其危亡之戒則南巢之放鹿臺之焚所以貽之禍者酷矣孰與為虞賓終身不失其所以安乎非特以利天下

亦以利己家也而司馬遷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謬矣

用才先考德

鯀之治水貪薦之堯用之固也然察其一時顧問君臣皆有所不得已於其間懷山襄陵之患帝之戚然甚矣在廷相顧思有以紓一時之急故於鯀之對未罷而試可之色已難有能俾乂之求雖急而方命圯族之素已疑矣至驩兜之薦井工帝獨不以試鯀之心試之者豈非子采之若未至如昏墊之迫哉驩兜之言徒知其方鳩僝功而不知帝之所以用人者不置其靜言庸違之大緊而激其鳩僝功之小材也使後世之君遇灾如洪水得一人而用之決不計其方命而疑之咨人以若予采得一八而用之決不惡其象恭而遂棄之也愚以是知堯之用心深顧國體而不專於事功之必集故其所求之人不切於有才而先考其德之賢否也

陸唐

憫人為惡

唐堯忠厚之政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故曰囂訟曰靜言曰圯族堯皆

加以寸之一字見聖人無忍怒而有恻嘆憫之心也

舜

忘貧賤富貴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飯糗茹草故也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無袵衣鼓琴故也使舜而有飯糗茹草則不能若將終身使舜而有袵衣鼓琴則不能若固有之荀子所謂外物輕者乃賢人之事未足以語舜也

不為居所移

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袵衣鼓琴不能使之侈牛羊禽畜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不為居所移

察人倫

父子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頑嚚之父母焉處頑嚚之間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

不過於業業致孝而已吾致孝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兄弟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傲慢之弟焉處傲慢之上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同憂喜之情而已吾致愛焉則天下之為兄弟者定矣告則不得娶夫婦之倫於是為難且變也舜於此必察之曰告則不得娶吾慮夫不孝以對父母而已也他不知也凡此皆舜之所以盡心焉者舜之心實為天下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為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况不為頑嚚者耶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矣况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况無舜之難且變耶舜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法

謹於用刑

吾觀舜用刑之法官有鞭撻有朴贖有金青有赦至猶怙終者始加以刑尚有欽恤之戒是則未刑之先曰鞭曰朴曰金曰赦致意者四焉當刑之際曰欽曰恤致意者二焉如是而刑則天下懼于屠割之威者無幾矣

先教養而後及刑

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而又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而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以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其德舜用刑止於四罪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象舜刑條目觀之至於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凶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然味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語又見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用刑之簡非若後世之繁苛也

盡處難之道

嘗反覆大舜之事未嘗不嘆其所遭之難亦未嘗不慕其所處之盡也人孰無親也而矜憐無毫之惠彼則無有也人孰無兄弟也而友愛親睦之義彼則無有也以側微之人而娶貴驕之二女若未易以其質朴者化也以木石應柔之與居者而驟進乎臣民之上若未易以初制者服也然則舜於親則有允若之化於衆則有親愛之義於二女則有鑒降之別而臣民則為謳歌皆歸而不相舍也果何道以至此哉

等視輕重

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直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弊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弊屣當其不可與視弊屣於天下

一身而所為備

與於側微而極於有天下起於耕稼陶漁而至於為帝始於飯糗茹草

而止於被袷衣鼓琴一舜之身而其所為備矣鄭康
舜能用君子之朋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

齊家

以四岳之舉舜只就家庭中說而堯之試舜亦只就家庭中試此乃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道理呂祖

治家

治家之難甚於治國者閨門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故堯之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真德
弟待象

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辭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呂祖

命官無貪賤精粗之間

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張
以奮起為心

百揆重任也舜以之而咨四岳宜也然味奮庸之語不能無疑焉夫奮厲激昂之人用之興廢補弊之時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而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止之理常存奮起之

心乃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記祖
不廢規儆之益

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
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
自昔所畏雖聖人不能忘操存之功大臣事主不敢廢規儆之益慎

盡其常為

烝烝之又非所以自強也憂憂之齊非以正行也業業之致非以要譽
也吾職之不共吾力之不竭於吾天性有累焉於吾至願有歉焉於吾
真樂有虧焉是則所憂耳

德隨寓而著

造端乎閨門而闡門有克諧之化至於示儀於天下而天下有底豫之
功為法於後世而後世有可傳之道

怨慕

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人知舜之怨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
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貞德

帝德罔愆

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舜必如是僅可謂之無
過耳上同

待象為仁義之盡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
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
也上同

言簡而易守

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
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夏尚

勉臣以立功立言

臯陶有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有功舜則曰禹亦昌言

幾箇齊助

堯既膺象日月星辰舜復何若是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知一身之無過又未知天意之如何驗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遂順為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我之不足以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尚何待此耶蓋前之所舉乃堯之試舜舜豈自以為能後之所舉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幾衡以齊七政祖

公道大明

昔者有虞之世道純德享天下如一當時相為稱譽相與汲引不惟在廷諸臣知有公道而洋溢州黨閭巷之間者亦未始有異議故人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者天下皆謂之八凱人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者天下皆謂之八元連舜擢用而置諸上位卒賴以撥百事布五教維薦舉之權不在天下之民而舜舉十六相實慰天下之望則公議之行至此有可觀者矣陳

夏商周

受命之符

論夏之受命不必曰洛書之錫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平成之績有以救生民於魚鱉之餘論商之受命不必曰玄鳥之生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寬仁之政有以慰天下雲霓之望論有周之受命者不必曰白魚之祥流烏之瑞有以為之符又當論其積行累功有以致艱難之業散財發粟有以成盛大之勲

得民心

黎民咸貳於洛納之日似終窮矣然能於洛納咸貳而不能不合謀於旅之衆億兆離心於牧野之時似終厭矣然能於牧野離心而不能不思殷於三紀之久周自東遷知有諸侯不知有王室似終怠矣然盟向之民望背鄭陽樊之民寧數晉而終不取一日無周夫以千八百國之天下而尊民常終始如一日有變故無携貳有動搖無傾覆斯民何依依而至是耶

本人情

乘輿之供餼稍之給以是而取民未害也而貢助徹之什一更數世如一日豈不曰國用固可急而吾民得無欲富之情乎宮室之奉臺池之樂以是而使民未過也而三日之役歷數聖如一人豈不曰一已固可奉而吾民得無欲逸之情乎苗民之當誅葛伯之當征有崇之當代奉辭而滅之可也則寧班師為寧事小為寧退而脩德焉豈不曰罪固當問也而吾民得無欲安且壽之情乎

誥誓

夏之誓典而嚴湯之誓曲而重盤庚之辭惻惻而周人之誥優游制度因革

輅一也而鉤車大路乘路之殊異一也而有年追章甫委貌之異禮一也而或青或紫之不同勺一也而以龍以蒲之不一進而至於校庫之異制貢助徹之異名忠實文之美尚豈固為是差別哉誠以時變所趨之異不隨時而損益之殆難必也

故苗民逆命人心幾於怨禹而禹不忿舍我緒事天下幾於讐湯而湯不讐伐商之後斯民一旦譁然變周而周不疑三數聖人蹙然如慈母痛其子之弗類也詔語諄復不忍毫髮之有傷而厭之飲之以徐洩其謗讟憤懣之意而為不怨不讐之歸民亦懲然而改悛然而隨至於婉孌孳孳更數百年而不忍釋者吁聖人一念仁民之天至此哉

備先具

六府孔修而禹之民不知有水洮民允殖而湯之民不知有旱鄉里縣鄙在在妻積而成周之民不知凶荒飢厄之變

救弊以歸於中

中者道之一也道之一則孰為忠孰為敬孰為文而弊亦孰從而出也損益之論此其安施乎禹之後允執之者無其人於是乎拘世變之所移而變中以為忠曰忠則去中猶未遠也然離中而為忠則已有所偏尚已夫是以久而不能無弊而承之者亦固不能無救弊之政也商人

永忠之弊而以敬周人承敬之弊而以文蓋各以其勢之所激者救之於是乎有損益之可言矣雖然敬以濟忠文以濟毅湯武之意蓋欲舉備補弊而復之於中也莊雅

兵不待釋而精

三代之兵不待釋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

民相交助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

以強亡周以弱有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三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父於商者乃數百歲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士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嘗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蹂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勇之志故其事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發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游和易之道可以為父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切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

所以久存而常固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
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蘇
文武不分

三代而上養有庠教有校而射有序周旋於澤宮者皆有決拾之能而
群居相與閑習者俱足以當受成獻馘之任是以其野之戰可責之六
卿之職而淮夷之勝民獻之夫實佐之非天下之多全才也所以養之
者素也胡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

天下之患莫大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所自出者
深為之思曲為之備其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蓋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旗號鐃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懽忻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于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藏
于野以力耕是以無聚食之費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維大意之所在者

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
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
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荊平淮以江漢是
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遠戍徽作而往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
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以有
故而輕出蓋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
此求其綱維而徇其節目類皆無有罅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
後患也陳

禹

經此心之私

禹視天下之弱由已溺之何其責已太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實為之惻
然不忍斯民苑魚腹中極力牽援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
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以私之誼私愛撤矣縱而
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蘇

諫而發國事私憤撤矣闢而為夸又其底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
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
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靜然應心常有
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
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劉孝

勤儉

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
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榮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
力也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歟龍相

艱難勤儉

方穀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川乘四載距四海極風雨隴冀山嶺
川谷壅塞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憂而足念聞于天而不名然後大府
孔脩四隤收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清化是以受
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位

易言而詳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王元

聖人之道尚可以安於天下不亦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
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
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
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
成王皆下以禹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
之才不至於亂天下無事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
何獨疑夫禹哉。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
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
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
不喜異也如此歟

求諫

昔大禹命徇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跡震入得

以獻歲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也得以正趙文子屠蒯譴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者禹之遺風也夫惟親疎遠近之臣無一而不進諫此人主所以獨立於無過之地

提領衆職

禹宅百揆左右有民則汝翼宣力四方則汝為觀象作服則汝明聞六律五聲八音則汝聽焉之一身何以兼是衆職哉蓋契之勑五教左右有民者也四岳十二牧宣力四方者也夷之典禮觀象作服者也夔之典樂察音在治忽者也禹為宰相總百官則是事又當從禹而提領之此舜所以命禹也

功著於平水土

禹貢之書夏書之首也而歷攷其所紀則九州之未為十二無非堯事也紀堯之事而叙於夏書之首叙書者豈無深意哉蓋鑿龍門排伊闕禹之用力也勤矣疏三江導九河禹之用心也至矣別三壤任九貢禹

之利民也大而慮民也深矣禹之勤勤惓惓所以立一代興王之業實於此乎始則叙書以著一代立功之由者尤當於用力之始而求之是何也蓋事久論定之餘不足以見聖人濟世之難而害深弊極之際乃可以觀聖人立功之為不易

功在萬世

禹平水土厥功大矣地平天成當時稱之舜倫攸叙後世稱之以至誅豐水者嘉其績誅疆理者明其功游洛汭者有美哉之嘆探禹穴者有遐想之意

禹無間然

逸豫之萌常伏於治安後汰之漸每胎於富貴今日居處服御務從菲薄而事神待民必致其勤使其誠實不生於內心則嗜欲必移其所志而禹也處此畧無少疵以禹為甘於薄已而樂於厚物耶則已與物二致厚與薄兩心是猶未能忘物我之分而拘拘於厚薄之別也禹果容心於是乎一有心焉不無間矣飲食之菲人見其為菲禹飽之而甘衣

服之惡人見其為惡禹服之而安以至宮室之卑非愛其卑也是其德
必有六過人者不然則衣已三澣將德色於侍臣露臺不作特為計金
而止耳是有心於為儉者為得為無間以事鬼神則致孝以為歡冕則
致孝微而溝洫且盡力焉盛德之發見固應此耳不然神之弗福或以
小信譏之民之弗從或以小惠誚之是有心於為恭者又為得而無間
吾故曰恭儉聖人之盛德事備聖人之德然後全聖人之行

不與水爭地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考嘗觀禹之平洪水莫先於導河而其導河之
策則莫先於疏九道今以地理考之自北而南九河之相距三百餘里
而其延袤廣迤以同歸于海河者是又不知其幾也夫田疇土壤之分
布與夫貢賦稅斂之均輸於是數百里之內者固不可勝計矣而今也
不卹數百里田疇賦入之地利而棄以為九河亦幾於利害之不審也
及夫地平天成而水患息六府三事允治而萬世被其功實自茲始然
則捐數百里之地而遺千萬世之利禹之慮此蓋亦慮之熟矣

宮室之卑

前日茅茨之舊聲教之暨即前日五穀之敷六府一事之
脩九畝九歌之勸又前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化也故率百官則曰
惟若帝之初敷文命則曰祗承于帝凡制度設施之末維持憑藉之具
皆前日之已備後世之稱述者曰至治之極曰盛德茂以加夫豈紛然
四出其智以過求紛更之舉哉

人皆可為禹

見赤子入井而內有休惕之心是仁也充休惕之仁則禹之援弱也軫
耕桑之慮而索綯於夜是勤也充索綯之勤則禹之過門不入也視柘
敝之棄於泥塗則失聲而驚駭是儉也充柘敝之儉則禹之卑官菲食
也遇於道塗則徐而後行是謙也充徐行之謙則禹之不矜不伐也道
未嘗擅於禹而天下共知之禹未嘗認道為已有而與天下由之

仁智

觀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觀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

不自滿

禹之萬世之功方且謂一能勝予禹才高衆人之上禹心常在一世之下

答

始有發毫之臣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須當識其統體堯舜與三聖相授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此乃風氣之一開去唐虞又不同矣

言教以傷世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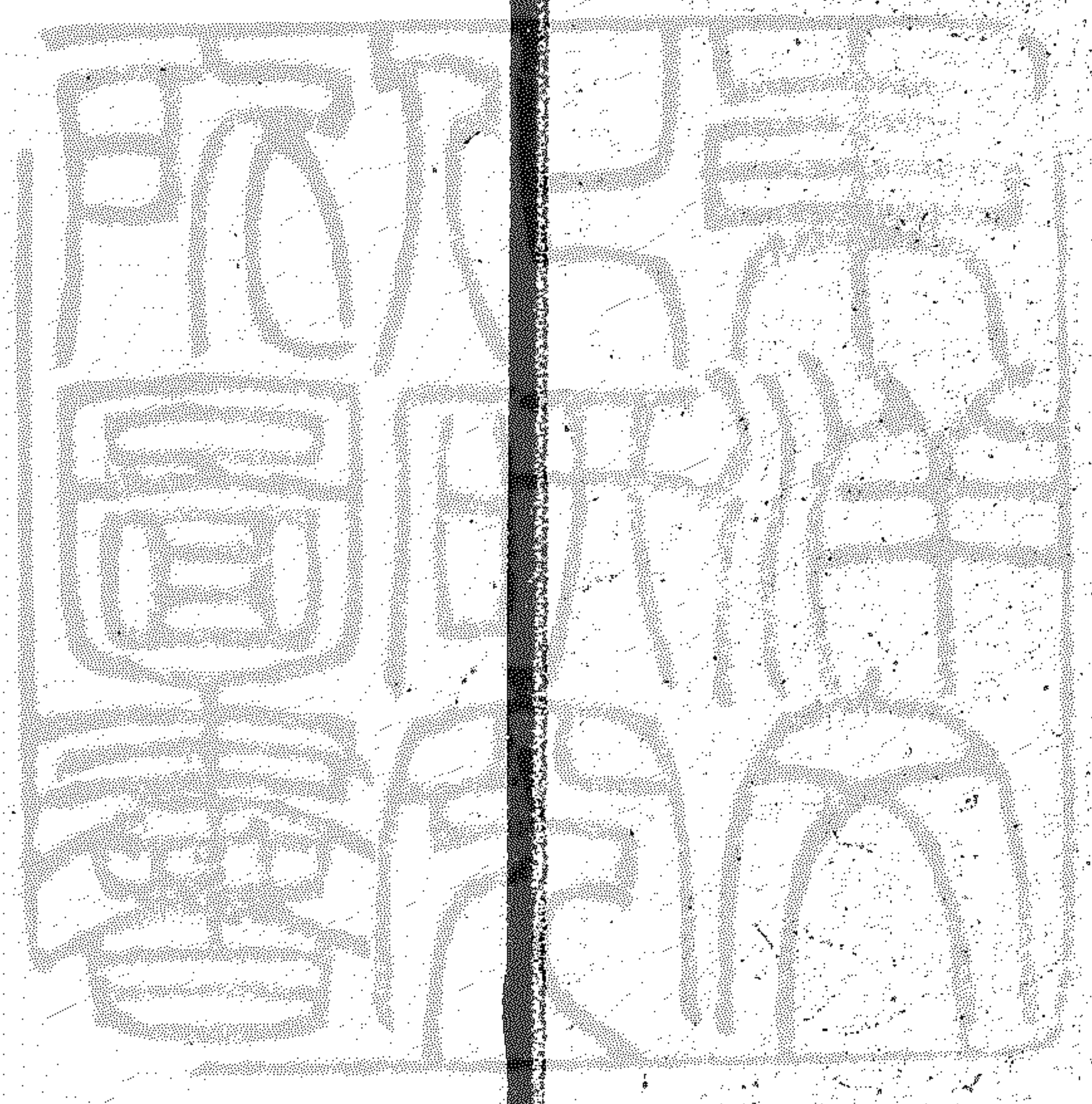
啓天子也有毫諸侯也以諸侯與天子戰春秋衰世之風不意禹一傳而遂有此事聖人傷之其書曰啓與有毫戰于甘之野戰之爲言力內而勢敵不伏罪之辭也天子有征而無戰曰戰者傷之也雖無征而然後有諸侯之征成湯之征有三苗之誓然後有夏之征之誓然後有商之征之誓然後有周之征之誓然後有秦之征之誓然後有漢之征之誓然後有唐之征之誓然後有宋之征之誓然後有元之征之誓然後有明之征之誓然後有清之征之誓然後有

不得已用賞罰

禹伐有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命戮于社此世變風移不得不然

禹家學

古者用兵必戰遷主戰社主而賞罰聽命焉示不敢專用兵也有用命可賞者是祖賞之有不用命可戮者是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至子則擊戮改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警審於自知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好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陳之事至一旦有事誓師其戒飭戎陳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如此文武兼備體用全具本末並舉不分精粗



卷之三

三

